

一、可敬的盲人

琦君

走在街上，時常看到失明的人，被一隻狗牽引著向前走。紅燈時，狗會停下來，綠燈時，牠會帶主人過街。上了地下鐵，牠寸步不離地趴在主人腳邊，牠絕不像一般的狗，三五步就翹起後腿隨處撒尿。因為牠是經過特別訓練，專為盲人服務的。盲人與狗那份相依為命的親切，使我非常感動。

有一次，我卻看見一位沒有狗牽引也沒有拿柺杖的盲人，在紐約地鐵車站等車。他戴著太陽眼鏡，起先我不知道他是盲人，但是看他上車時用手摸車門與座位，我連忙上前扶他一把，並坐在他旁邊。冒昧地問他：「先生，你眼睛不方便，為什麼不牽一隻狗呢？」他和藹地說：「我的視力已弱到等於盲，但我仍在上班，不方便帶狗。」我真是驚奇，問他是哪方面的工作，他說：「在一家公司做一份適合我的固定工作，我太太有病，兒子才九歲，不能不工作。」聽了使我十二萬分地敬佩，便請教了他的大名，他摸出一張名片給我，他姓亞歷山大，他笑笑說：「當然與那家亞歷山大百貨公司無關，我能那麼富有就好了。」

他問我是那一國人，我告訴他是從臺灣來的，他非常有興趣地說：「臺灣那個美麗的島，叫福爾摩沙我知道，我太太以前還想去玩一趟呢，後來我視力愈來愈差，她又有病，因此不能去了。」我感動的問他：「可以給你打電話嗎？」他說：「可以，並希望寄點有關臺灣的手冊給我太太看，她一個人在醫院很寂寞，她恨不得能周遊世界呢！」言下看得出他們夫妻的恩愛。

我們珍重道別，回家以後，我馬上理出幾本臺灣中國民俗與文化的手冊，幾份《光華雜誌》，給他寄去。過了三天，打電話問他收到沒有，他笑笑說：「才三天不會收到，美國的郵政比我這個盲人走路過街還慢，但你放心，一定會到達的。」

再過了幾天，他打電話來說收到了，他太太看了非常神往。我忍不住問他太太是什麼病，他傷心地說：「是無法醫治的骨癌，我恨不得天天在醫院陪她，但我仍須工作。」他告訴我，對他這樣失明的人來說，有一份穩定工作是非常值得珍惜的。他的工作技能是在「盲人工業之家」訓練出來的。I H B 的機構，我曾去參觀過，印象十分深刻。美國為盲人生活設想十分周到，這位亞歷山大先生就是一個例證。

二、雞鳴

洪素麗

在異鄉浪蕩了好幾年，最想念的是雞鳴。

幼時念的祖逖「雞鳴即起」，舞劍救國的典故，一直給我溫溫的記憶。

我是城市裡長大的。但，在南方的城市，漁港的街道，養雞的人家還是普遍的，因為那時還沒有公寓。記得祖母常用紙盒子裝稻草、碎布；先把雞蛋一個個對著電燈看：「這是有形的！」放進盒子裡，「這是沒形的！」放在大碗裡，明早煎成荷包蛋。這樣挑檢了一番，待孵的雞蛋在電燈泡底下孵了幾夜，小雞就跳出來了。黃茸茸的，溫熱的，一個手掌正好握一隻，雞爪危顫，踩在手心裡，又麻又熱，像通了電。

那時的雞野得很，公雞都跳到人家的屋頂和人家的雞打架，母雞也不耐煩孵蛋的，每下一個蛋，滿院子咯咯叫嚷了一頓，好像幹了了不得的大事，又好像警告主人家不快去撿，等下踩破了，她是不管啦。祖母和我們這些孩子就趕忙去撿。

朦朧的清晨，先有雞鳴。那雄渾、高亢、昂拔的雞鳴，不畏風雨和冬寒。父親總是第一個起來，趕著去魚市場看半夜入港的漁船剛開的魚市。隔不久，天濛濛亮時，廚下就有脖子上掛一條汗垢毛巾的漁人送來的魚，鮮活蹦跳的。漁人常是親戚五十甫成長的兒子，或至交船主的年輕伙計，和母親聊幾句此次出港討海的成績之類的話，人雖疲倦，但總是快活有神的。

後來在書中念到《詩經》的句子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！」我是真真的感動了。在那風雨淒其，昏晦的夜末，雞鳴不休，更有一種繁管急絃的緊迫；蒼灰的天地像不破的夜，綿無止期，人怔怔地躺著，不知何年何月了，也不知此身此世要如何輾轉成清明歲月；……雞不絕地呼喚，終至帶來一位至親至愛的人，穿過風風雨雨，時間嘈雜的甬道，走過來……多美的《詩經》裡的人呀！有那樣的詩，當然有那樣的人生。那樣寬闊無涯的美，就近在風雨交加雞鳴不已的黎明。

於是雞鳴對我，就不止是黎明的呼喚了。

在紐約幾年，一次也沒聽過雞鳴，一次也沒有。

二、腳與鞋

蔣勳

許久沒有赤腳走過草地、沙土、礫石堆的經驗了。

腳，原來應當像手一樣，可以去感覺形狀、質地、溫度，各種豐富的經驗，可惜，腳的權利被鞋子以保護的口實剝奪了。

民國四十五年前後，我讀小學，同校的小學生太多是赤腳上學的。

我平日在家穿木屐，閩南語所謂的「柴屐」。是一塊略經修飾成腳型的木板，在腳背處釘一圈皮，可以拖趿，走起來喀嗒喀嗒響。夜靜的時候，躺在床上，細數一個一個夜歸者的木屐聲，從巷弄這頭踱到另一頭，逐漸遠去，是那一年代特殊的市街之聲罷。

至於上學校去的時候，因為父母很在意我們的體面，所以雖然家境也並不寬裕，卻是要穿鞋的。

那時的高級的學生鞋是白色高筒的回力牌球鞋，我沒有穿過。我穿的是一種黑色膠底的布鞋。因為悶熱不通氣，經常發臭，使我對鞋子沒有好感。看到同伴光著腳上學，在鋪滿煤渣的運動場上跑跳自如，行走如飛，很使我羨慕。但是，一旦脫了鞋子，才知道長期被鞋子保護，腳底經不起煤渣、石粒刺痛，不要說賽跑，竟連走路也十分困難。

在同伴或嘲笑諷刺，或鼓勵支持的圍觀吆喝下，我也終於逐漸習慣赤腳在鋪滿煤渣的跑道上奔跑自如了。以後，甚至愛上了那腳底與泥土、石礫接觸的感覺；而鞋子，便常常是到了家門口才穿起來的。

有著年歲長大，那赤腳踩過草地、田土、沙石，赤腳去試探山泉的激濺，石底苔藻滑溜的美好記憶，都越來越遙遠了。

鞋子逐漸成為了我身體的一部分！

鞋子成為身體的一部分也很經過一番掙扎。

新的鞋子，初穿的時候，大都不合腳。尤其是皮鞋，堅硬、緊窄，常常磨得後腳踵發紅、起水泡。我後腳跟上一塊拇指大小的厚繭，便是與新鞋長期鬥爭的光榮印記。

一直到現在，買了新鞋，我還習慣性地在鞋內四處抹上一層蠟或肥皂，便是那多年餘悸的結果。

鞋子在腳上穿久了，會從摩擦、堅硬，執拗不從，變得光滑、柔軟，服貼在腳上，成為腳的一部分。

在不得不穿鞋以後，我就寧可穿舊鞋，穿得越長久越好。

四、寬厚的胸膛發亮的背

蕭蕭

有人活在春天，像風一樣吹暖大地；或者像雨，像露，滋潤萬物。

有人活在秋天，有秋水般的長天，還有潔淨無垢的明月，桂花，以及桂花的香。

即使這乾旱的季節，所有的稻田龜裂，所有的淚水化成汗水，所有的汗水無聲，滴落……。這時，有些人仍然活在春花秋月裏，聞花香，聞酒香，並且信仰愛。

即使大家缺水的時候，有些人仍然信仰著愛與檸檬水。

然而，也有人，終其一生只活在炎夏和酷冬裏，即使沒有檸檬，沒有水，面對著龜裂的，祖先遺留下來的農地，面對著無雲的，祖先遺留下來的天空，有些人，裸露在豔陽下，仍然深深信仰愛。

愛，不一定需要檸檬水。

即使已經年過六旬，仍然荷鋤走向龜裂的農田，看天，看田，看這一生的愛。這一生的愛錯了嗎？

天，錯了嗎？

年過六旬，仍然需要水，這也錯了嗎？

站在田埂上，一波一波的熱風襲來，爸爸說：田，沒有錯，田就是未來的希望。

就憑著這點希望，我們一代一代守下來。在台灣，我們已經守了二十代，六百年。

更早以前，在唐山，在大陸，那是幾千年前的事，祖先們更艱辛，更困苦，但是他們守著。

守著田。

守著希望。

家裏面的籬笆筐，大小板凳，都可以看到爸爸以毛筆寫的「田」字，那是我們的記號，但是我們並不姓田，爸爸的名諱也無田字，爸爸卻在所有可以跟鄰居相互借用的農具、家具上，寫上粗粗黑黑的「田」。

「田」，四四方方一塊田，我們世世代代耕耘其上，日日夜夜耕耘其上，我們能從這四四方方的格子中撤離嗎？

我們不能，我們是大地上的一根草，一棵樹，我們的根就在這塊土地裏，三十年，六百年，五千年，根深柢固，我們站在這塊土地上，向天空仰望，向未來的三十年，六百年，五千年，仰望。

未來的日子也許不可知，但我們信任「田」，就像信任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的手，自己的腳。我們的腳永遠站在這塊土地上，與心同在。

五、蕃薯簽遇見草鞋

黃武忠

有一次在用晚餐的時候，和一對兒女憶起五〇年代台灣農村的生活，我回憶道：

那時全村子的農人，三餐都以番薯簽為主食，番薯收成季節吃新鮮的番薯簽還好，其它日子就得吃晒乾存放的番薯乾，番薯乾存放久了就會生蛀蟲。有一次，我和你們的阿祖，就是爸爸的阿公一起吃飯，眼見碗中有幾隻已死的蛀蟲，便用筷子一隻隻的挑起，這個動作被你們阿祖看到，一個巴掌從後腦勺拍下去說：「阿公吃一輩子都沒事，挑什麼？」像你們現在，連番薯簽長什麼樣子都沒見過，已經夠幸福了，還嫌這個不好吃，那個不好喝。

孩子們互相使個眼色，異口同聲地回答：

「爸，你又在說故事了，有蛀蟲的番薯簽怎麼能吃啊！」

「這是爸爸的親身經歷，絕對不是故事。」

我立場堅定地想說服孩子們相信，好讓他們了解能生長在這個年代，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，應好好珍惜。但孩子們總是趕快用完飯，而後說：

「爸爸，時代不同了，不要老是記著貧困的年代。」

說完話，各自躲進自己的房間，深怕我再繼續嘀咕著。我也不知道這對兒女是否把我的話聽進去，也不管他們接受或不接受，逮到機會就說一段我成長年代的艱辛歷程，目的是要向孩子訴說祖先的生活歷史。

有一年的秋天，我前往台北市青年公園參觀「民間劇場」活動，這裡擺了五十個民藝棚，陳列著各式各樣的民藝品，大都是早年民間生活有關的器物，現在卻成為民眾的共同記憶與觀賞藝品。我一個攤位逛過一個攤位，走到草編攤位時，我被攤位上的兩幅老照片吸引而停下來。一幅是一隊軍人穿著草鞋行進的景象；一幅是農人穿草鞋墾荒的鏡頭。我正欣賞著，忽然有一位中年婦人，拉著一個十六、七歲的女孩，從我身後擠過來，指著草編上的草鞋說：

「這個妳一定要看，這就是妳阿爸常提到他們早年窮困時穿的草鞋。」

「真的有人穿喔！」女孩摸摸草鞋半信半疑地問著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妳看這兩張照片。」草編藝人指著老舊的照片回答。

「現在妳該相信妳阿爸的話了，絕對是妳們想像中的故事。」

「媽，我們買一雙草鞋回去送給阿爸好嗎？」

「好啊！給他一個特別的驚喜。」

這對母親向草編藝人買了一雙草鞋，而後興奮地繼續參觀其他攤位。

六、秋的甬道

向陽

四季各有象徵，這是你知道的，春代表復甦、新生，夏代表成長、喜悅，而冬則是一種死寂、蕭瑟，但是關於秋呢？關於秋令我們茫然，因為它一方面是果實的成熟，一方面竟也可以是葉的凋萎！在收穫的豐盈與萎謝的飄零間，你如何去界定秋呢？取其一必失其一，去其一則又無法成其一。彷彿兩種相互排斥的因素，忽然達到了物理的諧和，對嚴格劃分權責的季候來說，無疑這是最溫柔的反諷。

但是，如同滿盈的水面，這何嘗不是一種張力的形成。將春夏與冬的截然歧異，藉著秋的甬道互為溝通而不覺其突兀；讓果實成熟也讓花葉凋落，在生與死的對比和殘缺中臻於循環的圓滿。

生命也是這樣的吧！你正欣喜於滿園的花果成熟，不意一夜風雨，便落得殘英繽紛，在收受和給予之間，你如何去衡量得失呢？取多或許同樣失多，取少或者可能失少，不取可能不至於失。然而失的本身是否即便是失呢？取的內涵裡其實也包容著失。因為生命不是收支平衡的帳簿，你無法用算盤上下其間，無法在電子計算機的數字裡得到正確的結算。然則在得失裡，你曾否認真地計較過權利與義務的差別？

有些葉子終其一生只在陪襯花的嬌嫩，有些花終其嬌嫩只在孕育種籽的成苞，而種籽終其成苞只在苗芽的茁壯，苗芽終其茁壯也只在枝葉的扶疏。就是這樣，生命裡有許多際遇彷彿命定的循環。你收受，是由於給予；看似失多，其實得亦不少；權利的享受，正因為義務的付出。而這種矛盾張力的形成，乃就促進了生命意義的飽滿。

所以，風雨也許敗壞了你花葉般的肉體，但也可以孕育你意志的果實；富裕豐足你的生活，卻可能使你的生命貧瘠。懂得付出，你便會了解，何以樹寧願割捨它美艷的花葉而承載纍纍的果實；知道收受，你便會了解，樹在風雨中的搖曳與掙扎，表達的不是痛苦無奈，而是一種輕微的喜悅。在秋的甬道裡，新生與腐朽的來來往往，蔚成生命的大觀，同時呈現交通的美感。

花是會謝的，葉子會凋萎，而果實要成熟，然後腐壞吐種，再成新樹。生命也是一樣，經過年少的受栽育，青年時期的成長，走入臻於成熟而逐漸衰落的甬道，在風雨中，表達最飽滿的內涵與最剛韌的外延。

七、窗口

吳鳴

想望一方窗口，面對著小河的出海口，冬天的時候，東北季風凜凜捲來，鱸魚會沿著河流逆流而上，把生命的奮鬥在眼前呈現，像每一分向上仰望的情操。那時，我將收拾筆墨，閤上書卷，打開緊臨窗口的門扉，走出室外，領受天地的悲愴與莊嚴。

如果有這樣一方可以細讀百川匯海的窗口，我會準備一本空白的札記，描繪河道的遷移，滄海桑田，以及自然界的一切變化，像個生態工作者那樣記錄著自然景物，四時迭替，我的血液會像河水般生生不息。在風雨淒迷的黃昏，從窗口望去，一片迷濛，黯黑自海上湧來，潮汐猛力拍擊岸邊，那是生命的無盡意。

曾經，我有過一方窗口，面對著浩瀚的太平洋。坐在海岸教室右後方靠窗的位置，數學老師在黑板上揮汗講解幾何、函數和三角習題，窗外是一片蔚藍的天空。順著丁字堤望去，海天交接處有一道細緻的線，不起眼地畫在那裡，我常常想，那就是海角天涯了罷！而我，總是不安分地想要到遠方去流浪。

流浪的想望，多年以後，羈旅異地，像漂鳥般的歲月，我想望濱海教室的落地窗口，那無邊無際的海水正藍，也許，失去了窗口，正是我千尋萬尋的夢。告別青春，失去浪莽，只剩得一份小小的想望，如果能有那樣一方和海岸教室同樣的窗口，該有多好。年歲暴增，想望愈切，面向海洋的窗口，是生命過程裡那片小小的留白。

想望一方窗口，面對著山谷的轉折，春天的時候，山谷裡開滿了花，百合，馬櫻丹和勿忘我。從窗口望去，一脈錦繡。溪流淺淺，溪哥和沙蝦在石縫間悠游，孩童們穿著短褲，赤著腳在溪谷中嬉戲。我坐在臨窗的書桌前，展卷，讀著《論語》，冰於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

如果有這樣一方開滿百合花的窗口，春雨綿綿的季節，山谷裡的溪水轟隆轟隆響著，溪石滾動如萬馬奔騰，把山谷沖洗得一片清新。雨後初霽，我將沿著山谷散步，檢拾春水沖刷而下的石頭，像愛情故事裡那檢了一個又一個石頭的男孩，總是不能忘情地要檢一顆最大的石頭，最後只剩下空空的一把。而我，大概會大儒式的自嘲：滾石不生苔。然後，對青色的山脈笑一笑，把朗朗乾坤擁入山水情懷。

八、與鳥共居

郭梅霞

清晨五時，陽光還在重重雲霧中掙扎，第一道鳥聲「咕咕」，低低的兩音，彷彿帶著濃濃睡意的母親呼叫，整個鳥群即似被喚醒的孩童般，「吱吱喳喳」興奮的嚷嚷起來。

「吱吱喳喳」，紛雜的多道音波，彷彿大型運動會般激昂高亢。什麼事讓牠們如此聒噪？做早操？分配工作區域？一個清晨，決定擺脫睡神沈重的枷鎖，起床參觀牠們的盛會。剛靠近窗，窗台上的麻雀一哄而散，而聚集庭院中的麻雀早就去農工商各自幹活去了。

花格鋁窗上只剩一隻雛雀叫著：「啁——啁——啁——」，單薄的聲音透著憂愁的與焦慮，叫一聲望一個方向，牠是找不到媽媽？是我的出現嚇走了小麻雀的母親？小麻雀在窗上叫一陣，喚不到，飛走了。

不久，庭院中出現兩隻麻雀似母子檔，在紅屋瓦和花圃間快速的來回飛行，麻雀媽媽在前，小麻雀隨後，飛行時，麻雀媽媽不斷發出急促的叫聲：「喳喳喳」。好像說：「快快快，寶貝，學著媽媽飛。」後頭的小麻雀亦步亦趨的緊跟不捨，嘴裡也不斷叫著。早起鳥兒有蟲吃，清早的庭院已是熱鬧滾滾了。

極目望去，有些麻雀在紅瓦上跳躍，有的在瓦下的隙縫鑽進鑽出，難得片刻安靜。唯有一隻體型渾圓的麻雀特別悠閒，只見牠恬適的朝高空方向遠眺。正在眺望時，忽然一隻麻雀飛至牠身邊，牠似不喜，逕往左移，那隻再靠，牠再移，眼看牠已被逼至瓦邊，卻見牠來個小飛行，飛回原處，那隻卻緊追不放且使出一招霸王硬上弓——直接壓到牠背上，牠也不慌不忙，右翅一歪，壓在背上的麻雀跌個四腳朝天，穩住身子後，大概自覺沒趣，展翅飛走了。

一晚，到四樓找東西，燈一開，聽見窗口「擦擦擦」碰翅聲，原來燈光驚擾了麻雀睡眠；也許睡意正濃，等我把燈關熄，一隻隻又歸位就寢。就著前鄰屋內透出亮光看去，只見小小的窗台擠滿了麻雀，一隻挨著一隻，睡得東倒西歪。沒有窩巢，沒有被蓋，就像一群露宿的遊民。看到窗台熟睡的麻雀我知道，窗台下的平台此刻一定也是睡成一堆。每次清洗時，平台上的鳥糞比窗台要密集。這些麻雀都是「羅漢腳」？還是攜家帶眷？築巢只為孵育下一代嗎？

麻雀世界其實也如人類，有著各自的悲歡離合吧！

九、秋天的野薑花

郭梅霞

節氣走到處暑過後，大樓的陰影忽然向北歪了頭，想見太陽的身影更向南方奔去。清晨踏出大樓，視線一觸到地上陰影，有些剎那暈眩，待身形站定，忽聽迎面而來巷道的風颯颯揚聲，驟降的氣溫吹面上身，明顯的告示著：入秋了。雲飛高了，花草樹葉隨著浮動起來。季節的變換是如此鮮明的泛過眼瞼，教人無法不知覺。

秋風飛揚中，野薑花開了。同事家有一塊野薑花田，每至野薑花季，即見一把把野薑花握在一個小手上，宛如一群小花仙子四處傳送花訊，校園中到處飄溢野薑花香。

我把野薑花帶回住處，放進透明的大花瓶中。初時，翠綠的狹形葉片上沈睡一朵朵雪白花苞。第二天一早，即有一支支早醒的花苞先行綻放，成對的花片，兩兩雙雙翹起宛如一隻隻白色蝴蝶飛出，開一朵，就飛起一隻，每一朵花內彷彿蘊藏一個巨瓶香水，在綻放中源源輸送，一朵、兩朵，一瓶、兩瓶，隨著朵朵花開，花的香味愈加濃烈。未醒的花苞也朵朵上翹，一身劍拔弩張模樣等待躍起的剎那，蓬勃的生命蓄勢跳出。

讀書閒暇，偶爾俯身觀視野薑花，大片的狹長綠葉吐露出生猛的薑味，一種野性的自然氣味迴繞空氣中，令人冥想那處野外的原生地，空曠的原野上，獨有清風四時飄盪，夜裡，月華似水，化為冷冽的白霜細密沾鋪葉上，每株野薑花都是日月之精華，霜露之眷戀。

而我，一個花瓶，一點清水，就把野薑花留下相伴；對視中，屋內彷彿也流蕩著原野的呢喃、風的呼喚、柔美的月色，還有香氣襲人的花容。

十、黃金葛

郭梅霞

寒假中無人澆水，開學後即見辦公室桌上的黃金葛一盆盆焉萎了。心疲軟趴趴在盆緣的葉片，只能拍拍頭罵自己一聲。再度添水進去，心裡暗自思忖：又被我種死了。過兩天，奇異的，凋萎的黃金葛葉片，竟然再度挺起胸膛、歡欣昂首。

儘管一向不擅花草事物，偏偏看到花草就著迷，總喜歡隨人種上幾盆，雖然屢種屢亡，卻也屢敗屢戰。那天，看同事的桌上放置一瓶由愛之味花瓜透明瓶子裝的黃金葛，終年綠意盎然，讓喜愛花草的我又蠢蠢欲動。

從同事手中接過瓶子和黃金葛的剪枝後，黃金葛就進駐我的桌上。黃金葛的生命力強勁，不過幾天的生養，綠色的莖蔓開始在水中吐根，而後長葉。根根相連，葉葉相生，小小瓶罐生機無限。

由辦公室再進入家中，黃金葛的生命蓬勃，我也願意提供居住場所。家中的盆具較多，有的養在透明小魚缸內，有的種在陶罐，居住水內的黃金葛生長緩慢，綠葉、鬚根分明秀氣，有一種淡淡的安靜。土裡的黃金葛由於養分充足，橫生野竄，很快的就蔓成一片，感覺多了些霸氣。

慢慢的，小魚缸內的黃金葛，沿著缸口荷葉邊形狀四方伸展，圍出一圓綠色荷葉裙，直立高瓶的黃金葛則垂下一條條綠瓣，往桌上爬去。黃金葛隨著不同的容器，開始發展出它們不同的樣貌。然而，居住天鵝煙灰缸內的黃金葛很快擁擠了，我只好把它们移到小魚缸內。經過長長一段時間，它們還是捲手縮腳擠成一團。

生長煙灰缸內的黃金葛依舊記憶著舊日煙灰缸的形狀？我把這一團黃金葛掰開來，只見黃金葛的莖葉密擠，扭曲變形，全然不似魚缸內的莖葉自由自在的舒展模樣。

狹窄的煙灰缸終究限制了植物的發展，讓它們擠壓成這副模樣。若要它們改變面目，可要等上長長一段時日！

十一、藍鳥記

馮輝岳

優勝美地的瀑布前方，是一片紅杉木林。

林子裡，橫躺著粗圓的枯木，我們坐在上頭，靜靜的吃著便當。加州七月的陽光，穿過樹葉間隙，照在眼前的小溪裡，反耀著金光，溪水僅一、兩公分深，輕輕淺淺的流著。我們委託導遊訂做的便當，每個約新台幣兩百元，卻不怎麼可口，幾塊烤鴨肉、一些些玉米、兩片醃蘿蔔和一小撮酸菜，我環視著一株株默立的紅衫，有一口沒一口的嚼著。

林間拂來心涼的微風，一隻松鼠跳過來，抬起身子，好像對我打躬作揖。我用筷子撥幾顆飯粒下去，打算「犒賞」牠一番；沒想到，我的面前突然飄下幾片藍色的「葉子」——不，是藍鳥，全身披著藍色發亮的羽毛，頭上戴著寶石藍的冠羽。這曾經在我童年的夢中，出現無數次的藍鳥，乍然在異國的森林裡相遇，我還幾疑是夢哩！

三藍鳥，一隻停在水邊，兩隻圍著松鼠，圓溜溜的眸子，盯著我看。我把玉米粒灑在水邊，牠們立刻展翅飛去。哇！在我眨眼的剎那，又飛下來好幾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……，牠們圍著我，等待我的「施捨」。我有點兒歡喜，又有點兒驚慌，把盒裡的剩飯，一團團拋向牠們，牠們爭相搶食著，還好，沒有其他的鳥兒再飛過來，每隻藍鳥都分食了一些，卻還戀戀不捨的在我的四周徘徊。我睜大眼睛，想把牠們看個夠，看個清楚。牠們好像故意擺出不同的身影，供我欣賞，小小的眼眸，閃著晶亮的色彩。像我這種異國旅客，在牠們眼中，會是朋友還是入侵者呢？我拿出相機，想拍下藍鳥美麗的倩影，又怕嚇著牠們，便打消了這個念頭，心想，就這樣「相看兩不厭」吧！

跟我同來的幾個孩童，吃過午餐，就在林子裡穿梭、奔跑，他們在遠處追趕松鼠，快樂的歡呼，一忽兒，就追到這邊來了。

「藍鳥！」

一個孩童叫起來，其他幾個跟著又叫又跳的向前揮趕。我來不及制止。藍鳥們全都驚飛起來，霎時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十二、紅蜻蜓

劉丁財

我很早就認識蜻蜓的幼蟲。農忙時節，跟爸爸跪在田裡「除草」，幾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父子倆「抓」過。常常在汗流浹背，抽不出可擦汗的手的當兒，突然感覺小腿上有小東西爬著，反射動作，一隻全身泥濘、很奇怪的小昆蟲被抓在手裡。勉強將牠身上的爛泥洗掉後，問爸爸那是什麼？爸爸告訴我別欺負牠，那是蜻蜓的幼蟲。

蜻蜓是益蟲，所以牠的幼蟲也要保護，這是我的想法。把小東西放在手掌上讓牠爬一陣子後，輕輕的放牠下來，工作不能停頓。寬廣的整片田，竟然到處都有牠們的蹤跡。好極了，這期稻子的蟲害一定可以減輕了。

當稻子鋪滿整片田，滿眼綠油油的時候，一天傍晚，我驚奇的發現稻田上空，有一大片紅蜻蜓飛翔著，馬上想到那些小東西已經蛻變，飛翔在稻田上空，以另一種姿態捍衛稻田。好想衝下去跟牠們打招呼哩！可是我不是牠們族類，衝下去只會驚嚇牠們，破壞這壯觀的畫面罷了！

於是只好站得遠遠，想像牠們是群飛機，一群輕盈自在、沒有噪音的飛機；牠們是一群偵察機，飛在稻田上空，從頭上發出雷達，偵測稻田裡有沒有害蟲；牠們是一群戰鬥機，排開陣勢，向躲在稻田裡的飛蟲挑戰。

所以，看到蜻蜓，我對牠有一份親切感。

十二、書信

王涵

書信，帶著思念和關懷而來，為原本平淡的生活增添情味。

不論它來自何處，都讓人歡喜。也許是直抒胸臆，談的也不過是生活瑣事；然而，點點滴滴全是平凡中的真滋味。我常覺得，書信之所以能扣人心弦，固然是基於雙方深厚的情誼，也由於字裡行間的真摯。不造作，不虛偽，真誠自有它的光采，因而十分迷人。

書信是溫柔的藝術。寫信的人有了可以談心的對象，雖然不在眼前，而在千里之外，然而，心中的積鬱得以一吐為快，亦是人生的樂事。透過筆端，雖不必字斟句酌，但到底是一種轉換，縱有尖銳對立，也逐漸趨於緩和，多加了一分寬容厚道。

書信的特質在於可以一讀再讀。每回想念朋友時，便把它寄來的信翻找出來重讀，有如晤故人的快樂。今日的電話雖然便捷，即刻就能知曉對方的反應；然而，話出如風，隨而飄散四方，再無蹤跡可尋，想保存也大有困難。所以，我常珍藏書簡，沒事時隨手翻閱，竟也可以看出自己成長的軌跡，那一個階段和誰的私交最篤，當然也有那終身不渝的友誼，其實，已近乎手足之情了。

讀信的喜悅，有時像茶般的清芬，有時也像糖果的甜蜜，更多的時候則是回味的雋永，讓人一再咀嚼，難以忘懷。

「有朋友自遠方來」固屬人間樂事，能得知遠方朋友的訊息，又何嘗不是令人開心的事呢？

每一封來信都像是一朵小花，綻放在人生的花園裡，美麗了我們的世界，也豐盈了我們的心靈。

因此，我也常喜歡坐在書桌前，給朋友們寫信，細細述說我生活中的悲喜，以及我對他們深深的繫念，但願大家都平安喜樂，以共此有情天地。

「孤獨」和「寂寞」的感覺不一樣，一個選擇孤獨的人，可能從不害怕寂寞。孤獨可以說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孤獨的條件。首先，孤獨者要能放得下心，無論周遭變化如何，都能不煩不躁，冷靜自在。一般寂寞的人喜歡藉著感官上的刺激解除「一個人的時候，不知道做什麼才好」的難受感覺，例如打電動玩具、大吃一頓，或是找朋友壓馬路，而喜愛孤獨的人，卻最能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樂趣。

孤獨者多半重視心靈的活動，沈思默想的時候比常人多得多，書桌前一坐半天不吭氣，其實他那光采煥發的眼神正透露著一個醞釀中的快樂。

喜愛孤獨的人不惹是生非。他的腦袋裡有個向前滾動的輪子，他自由地陶醉在想像的輪軸裡，想像使他滿足；當然，他也會浸潤在回憶之鄉，昔日種種悲喜交集的時光，像展翅的青鳥，漸行漸遠，隱沒在高高的雲端；他也會思索書本裡的智慧言語，從中一再得到啟發和信心。

他記得書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：「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些地方是空白和閒靜的。我忙碌的日子便在那裡得到了陽光和空氣。」

這個孤獨的人，言談舉止也許並不輕快，精神生活卻很豐富富實在。

我的外婆是一個性情和善的「孤獨者」，她生活樸素簡單，幾乎從不交際應酬，待人接物一向不卑不亢，清淡有禮，我從她那兒學習了一些孤獨者的長處。

外婆平日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，當她坐在老老的藤椅上，一派安閒的喝口茉莉花茶，翻動清脆書頁的神態，常使我覺得外婆簡直就是仙姑再世。

一個看似弱不禁風的老太太，丈夫過世了三十年，性情始終保持平和，不生氣，不怨歎，除了偶爾出門探望自己的老姊姊，完全與世無爭，然而我看到的，是一個孤獨者如何接納了孤獨，而且靜心品嘗。

小時候我很好奇：「外婆，您總是一個人做這做那的，您不怕黑呀？不怕鬼啊？」

外婆笑了：「傻孩子，如果一個能夠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不給任何人帶來麻煩，一個人能夠安排自己的精神生活，不讓自己過得貧乏無聊，這個人，就稱得上一個獨立的人。一個獨立的人，表示他能勇敢的面對生命，又怎麼會怕黑，更何況世界上哪裡有鬼呢？」

我似懂非懂的點點頭，好像對「孤獨」這兩個字有了新的認識。一個孤獨者最起碼的條件，就是先得作一個獨立的人。

十五、童年的故鄉

劉墉

在台北舉行八年來首度個展，七十多幅畫，只剩下幾張，妙的是：那幾張畫上描繪的多半是現代城市風景。

有一天開畫廊的朋友到畫室來，我指著牆上一紐約中央公園雨景，不解地問她：「這麼好的畫，為什麼反而沒得到收藏家的青睞呢？」

「很簡單！」因為這畫上沒有他們童年的經驗，在這個高樓林立，城市再難看到田園景像的環境中，那些賺足了錢的收藏家，心理真正渴望的，是他們兒時的竹林、草原和小溪，也只有那種畫面，能引起他們心靈的共鳴，而你畫的現代風景，雖然美，畢竟不是收藏家記憶中的故鄉啊！」

故鄉！這是一個多麼熟悉，卻又遙遠的名字，她可以指我們生於斯、長於斯的這塊土地，更能專指我們童年記憶中那片充滿蟬鳴與鳥語的地方。也可以說，今天我們腳下踩的，雖然是兒時跑跳的同一條街，卻因為過度膨脹的現代建築與喧譁、汙染，而不再是記憶中的故鄉！

確實，每當我畫那竹林、小溪時，都不期然地回到我的兒時，那溪流很淺，但其中有悠游的小魚，水濱開滿薑花；那竹林很野，但野得飄逸，更野得安全；其間的農夫村婦很拙，但拙得樸實、可愛。自然間，我畫的已不再是一片景色，而是一種孺慕的愛戀！

於是我想，我們自己又留給孩子怎樣的故鄉呢？

在他們未來的記憶中，故鄉會是什麼樣子？

我們是不是在懷念自己兒時的田園時，也該為下一代創造一片乾淨土？

一個沒有喧鬧、汙染與暴力，讓他們在成年爭逐之後，能夠將心靈隱居的「童年的故鄉」！

十六、悠閒的鄉村生活

許雷立

放暑假的前兩天，老就開始指導我們，怎樣才能使這個假期過得充實愉快。譬如去圖書館看書啦、旅行啦、游泳啦等。由於聽了這些指導，所以我的暑假便有趣多了。

為了調劑一下身心，我到奶奶家住了一個多月。奶奶家在鄉下，空氣很新鮮。房屋的四周有許多花草樹木，及許多綠油油的稻田，風景很優美。

每天天還矇矇亮，我就跟著奶奶爬起來了。洗過臉後，風吹到臉上，便感到一陣清爽，全身十分舒暢。這時，我總是拿著一本唐詩三百首，在庭院慢慢的走著。有時復習舊詩，有時又背新的唐詩，別有一番情趣！

後院那有一大片竹林，每當起風起，竹葉就會發出「沙沙」的響聲。下午風大，我們幾個小孩子就在後門那兒鋪張草，一面享受清涼的微風，一邊聽那好聽的沙沙聲，很快就睡著了。

樹蔭下是小孩子遊戲的好地方，我們常在那兒玩家家酒。樹葉切切當青菜，泥土加水當稀飯，大家都吃得「津津有味」。有一次，我偷偷的在飯菜加毒藥（蚯蚓），結果弟弟妹妹都被我毒死了（其實是嚇死）！

黃昏時，我最喜歡騎車出去兜風。一邊，一邊哼著輕快的歌曲，徐徐涼風吹來，真是愜意極了。馬路上，兩旁都是綠油油的稻田，一輪火紅的太陽正在慢慢的往下降。這些景物，就好像一幅美麗的圖畫，簡單，卻很賞心悅目。

吃完晚餐，大家洗澡的洗澡，寫字的寫字。大約七點多時，我們都閒著在庭院乘涼。小孩子就幫大人捶捶背，減輕他們的辛勞；大家一起談天說笑，心很輕鬆。有時，我和妹妹卻癡癡的望著天上的星星，聽奶奶講那一千零一遍的牛郎織女。每個晚上，大家都是這樣聚在一起，享受溫暖的天倫之樂！

一轉眼，已經開學了，我很羨慕暑假那種悠閒自在的生活，但是現在我所要做的，就是盡心修養品德，努力學業，等暑假再來時，我再去想它吧！

晶瑩剔透的記憶，停駐在十八歲那年的水面。波光粼粼，漣漪暈開，我確知那都是來自岸邊柳條的輕拂。寧靜的年華，詩般的諾言，因為有湖色的鑑照而成為永恆。過了中年以後，回到故鄉的蓮花潭，依舊是天光雲影，柳綠水藍。只是那永恆的青春與許諾已不再永恆，而不含任何雜質的記憶則永遠遺留在記憶裡。

千頃綠柳揚起的微風，萬箭金陽的濃蔭，是我離鄉前無悔的歲月。當我還是一位高中青年，總是習慣坐在水邊瞭望屬於自己的私密天地。酷嗜騎著腳踏車穿過朽舊的城牆，不定期造訪柳蔭下的草地。那都是發生在我的愛情之前，在我的文學之前，在我的政治之前。清澈的潭水告訴我，世界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。比起愛情語言，文學語言，政治語言，我與天地的對話有一套溝通的系統。你可能不會熟悉我的青春城堡，不過，一旦來到柳岸水邊，你當可理解我曾經有過純粹與澄明。

那時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知己或知音，而只是與朋輩一起騎車出遊。從小鎮北端的校園，到城東的碧綠潭水，整個世界就只有那麼大。現在看來也許是閉塞的，那時我都覺得是安全的。我與朋友只是交換一些異性的信息，最多是一些性的禁忌。當我開始閱讀詩與小說，就已漸漸意識到正要走出自己的天地。

那些閱讀並未引起我青春友伴的好奇，當然更不會成為我們之間的話題。但對於彼此的友誼全然無礙，他們仍然邀約我去傾聽水聲蟲聲樹聲。設若我繼續留守在故鄉小鎮，也許無聞於那些痛苦的知識與折磨的政治。這常常使我想起魯迅筆下的閏土，賴和回憶中的阿四，鍾理和所眷戀的美濃鄉民。靜靜躺臥在楊柳樹下，我與朋友各自吐露內心的志向。在柳葉搖曳中，我從綠蔭縫隙窺探藍天。終於忍不住對著他們宣稱，我將出國留學，到小鎮以外即為遙遠的世界。他們都倏然坐起，以不解的眼神注視著我。

那是非常遠大的志向，不可思議的誓言。我可能是出於一時無心的衝動，卻又不知如何收拾那樣錯愕的場面。對著朋友，我只能含糊漫應著，會的，我會永久留在自己的土地。然而，也不知道有什麼力量隱隱推著我，把我推到遠離故鄉的方向。直到高中畢業之前，我與朋友仍然在水邊歡笑唱著英文歌曲，咬音不全，旋律變調。從右手算過來的第三棵楊柳樹，確實見證了泛起的夢想在我們的談話中明滅。青春的胸膛有多潔淨，就像你可以俯望水底的魚群，歷歷可數。

我攜著受創的靈魂回到故鄉時，那年歌聲飛揚的朋友已都散落天涯海角，以著不解眼神凝視我的他們，大概也記不起曾經的誓約。有的仍然漂泊在異國的城市，有的浮沉在商場的風塵，其中有一位則漠然告別人間。晶瑩剔透的情感，如今是一池被撩撥的泥水。我知道，混濁的記憶，再也不會有沉澱澄淨的時候。

站在岸邊，我私密的天地並沒有懷想中那樣開闊。湖中無端矗起俗豔的閣塔，遮斷我遠眺的望眼。樓台後的半屏山也遭到開挖而全然傾塌，而水岸的楊柳也幾乎被砍伐淨盡。只剩下左岸的這一排，依舊是柔指梳髮的姿態。柳樹水藍的青春，成為生命中的一則傳說。千頃綠柳，萬箭金陽，烙著我的青春印記。你來尋找謠傳中的我，愛情之前，文學之前，政治之前的我，務必記住，就在右手算起來第三棵的楊柳。波光粼粼，漣漪暈開，都從這裡拂起。

